



陽光地帶的夢叢書

主 編 黃祖民

無歌的憩園

當代新潮小說十四家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阳光地带的梦丛书

无歌的憩园

——当代新潮小说十四家

黄祖民 编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晋)新登字 8 号

· 阳光地带的梦丛书 ·

无歌的憩园

——当代新潮小说十四家

黄祖民 编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太原南内环街 31 号)

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37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4001—14000 册

*

ISBN 7-81032-270-2

G·40 定价:7.00 元

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总序

黄祖民

大学，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它是“天堂”、“赤道”、东方大陆最令人羡慕的“阳光地带”！

是青春、太阳、梦想的再生地与辐射场！

是理想、抱负、成功的平台！

是一种精神、一种人生最高境界的现实化与象征！

但它并不虚幻。它就植根于我们现实的土壤。它也有自己的四季、自己的欢乐与不幸。

作为占我国人口千分之几乃至万分之几的大学生们，早已厌倦于世俗社会莫名的吹捧与恶贬，他们多么希望拆倒横隔心灵与心灵的篱墙，真实地活在现实的空间，因为他们并不特殊，也不想特殊。

卡西尔说：“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存在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

年轻的大学生们，较之我们的社会，是最敢于查问和审视自己存在状况的群落，因此，他们最知道自己的昨天与今天、责任与使命、感伤与欢乐。他们是最敢于对自己的生活持批判态度、活得本真的人。

遗憾的是，他们一直被神秘地猜测着，甚至被误解。这不公平。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病体，它越呼唤理解，就越糟踏着理解。这就可以清楚为什么迄今为止竟没有一部系统地

反映当代大学校园及其生活的书面世。

商品经济的膨胀,冲毁着每一个坚固的栅栏,使沉闷的生活鲜活地赤裸于太阳底下。秘密在公开。虚假将还原。人性被确认。生命要尊重。

然而,大学校园的围墙依然高耸于人们的精神领域,显示着落寞与不妥协。

一切的存在都在默默“流血”。

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是我们为粉碎高校的神秘性、封闭性所做的一点微薄努力。它包括新潮小说、先锋诗歌、透视校园热点现象的报告文学及有关校园生活、恋爱生活实录的随笔,计一百多万字。全部作品均由大学生们自己完成。它们充满青春的美妙与激情,既如诗如幻,又富有生活的实感,多角度、多方位,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了这一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与追求,可以说是他们对自身的生存状况的一种真切审视。他们坚决杜绝神经质的梦喃、呓语,也涤荡生活的沉疴给予他们肉躯与灵魂的不堪忍受的呻吟,而是用智慧的灵眼关注自身的处境,经过理性的思索与提炼,呈现给你一个富有启示与磁性的世界,这种磁性的魅力使全部文字轻易地越过理性的障碍与情感的纤弱无力,力透纸背,渗入你的血脉,使你在骚动不宁中获得共鸣与平静。

这种成集团形式系统、全面展示大学生活的丛书在我国尚属首次。相信本丛书定会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并作为一项重要的精神工程载入 20 世纪的文明大厦,大放异彩。

在冷静的叙述之后(序)

冰 马

生命美好而充满危险,所有的艺术都在感觉它,把握它,表现它。一切把生命当作未知去感知的艺术多被称为现代派艺术。中国的现代派小说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轫,半个世纪之后再露端倪。忽略生命是生命最大的不幸。

1984年马原发表的小说《错误》,虽不能称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但85年之后马原、洪峰等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已被作为先锋小说评论和传阅。评论界虽不把先锋小说当作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但先锋小说却可以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派小说。

先锋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最根本的不同,是它表现感觉的真实。

故事交付给感觉之后,故事本身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叙述者崭新、痛苦、细腻、冷漠、真实的感觉,精美生动的故事隐含于冷静的叙述之中。在叙述里,不但被叙述者没有感情,而且叙述者的感情也显得冷漠,甚至冷酷。当然,叙述故事的并不是作者,而是故事自身的人物。马原的故事把马原拉进故事,成为故事的叙述者,故事里的马原已不再是作家马原。马原之后作家的作品,故事的叙述者已成为最重要的被叙述者,从而消除故事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增加故事的真实性。

89年是先锋小说繁荣的一年。格非、余华等后来者日益为人注目,为人称道。苏童介于马原、洪峰与格非、余华之间。先锋小说全方位地展示平凡人沉重苦难的生活,以及受压抑而终究压抑不了的生存欲望。格非的《大年》,被叙述者要反抗的是最基本的肉体

欲望所受的压抑,反抗的形式颇为奇特:豹子参加了新四军、杀死本村富户丁伯高,而介绍豹子参加新四军的私塾先生,同样用新四军的名义害死了豹子;他们共同的欲望所在,却是丁伯高的二姨太。故事是许多年以前的,是被时代忽略的。传统小说从这样的故事里找到的是生命的信念,先锋小说找到的是最基本的人性。对于小说来说,人性始终是一个谜。无论是以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来描写它,还是用现代派的象征、幻觉、寓义、暗示、梦境、联想等表现手法来表现它,都难以赋予其恰如其分的价值和意义;而后者正是先锋小说擅长的表现手法。对生命的迷惘必然导致对未来的失望,甚至绝望。幸好先锋小说还不擅长表现生命的绝望感。姚霏的小说《老鼠和我的冷斋一梦》,试图用荒诞派的表现手法来表现生存的荒诞感、负罪感,表现感觉中人鼠不分的人的异化与堕落。但显得单薄而混乱。刘以林的《漫过黑地》,仍在反叛,仍要从感情上反叛造成丑恶生活的丑恶力量,在最基本的人性的生存欲望里加入了人的意志力,这也是先锋小说不曾彻底忽略,更不曾重视的东西。

对死亡的偏爱先锋小说作家共同的误区。余华的死亡感觉,在杨争光的小说里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又在刘以林的小说中重复出现。同样残酷,同样是怪诞的暴力之下的死亡,并且在同样冷静的叙述里,显得同样没有色彩没有意义。他们想表现的是死亡的神秘感,但表现出的却是荒诞的死亡形式。死亡的痛苦被隐蔽,被冲淡,生命的痛苦同样被隐蔽、被冲淡。只是在马原的故事里还能找到生命深切而真诚的痛苦,在其他作家的作品里,无奈多于痛苦。无奈与痛苦最大的不同,是无奈冷漠而缺少力量。当死亡不再重要,死亡失去意义时,生命也不再重要,生命也失去了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不是短暂的,就是荒谬的。

先锋小说虽不把故事当作最重要的内容来叙述,但先锋小说的故事都是十分精心构造的。用荒诞的故事来吸引读者,或者不把故事当作故事来讲,同样是为了给读者以新奇的感觉。

先锋小说自身的局限，使之在 89 年崛起的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冲击下几乎成为昙花一现。池莉、叶兆言、刘震云，直接从自身所处的现世生活取材，把故事还原到最初的客观真实基础上来不动感情地叙述。与先锋小说最大的不同，是它并不推崇感觉，并不表现感觉的真实，而只求表现客观、自然的生活的真实。生命最基本的也是最浅层次的欲望是他们故事的主要内容，这与先锋小说有着异工同曲之误。

新写实主义小说几乎放弃了一切表现技巧，而只是采用平白如话的叙述。虽然比起先锋小说无论叙述者还是被叙述者都显得有感情，但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叙述者却要力求做到不动感情。这是他们值得骄傲的创新，也是他们的栅栏和围墙。

无论先锋小说还是新写实主义小说都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先锋小说沉迷于语言的内在张力和表现力，语言就是作品的生命。新写实主义小说把语言还原到口语，俚语，地方语，语言就是故事，语言就是生活。

生命层次的欠缺是它们共同的致命的缺点。

这个集子里收集的是现代派小说在半个世纪之后再露端倪的、大学生的、非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是对先锋小说的挑战和回归性背叛，它在发展一种小说观念的同时也阻碍了另一种小说观念的发展；同时，也说明先锋小说还没有真正适合其生长的土壤。先锋小说与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同步发展，成为中国新潮小说最大的特色。难免会使人怀疑当前小说的繁荣是否是真正的繁荣。

目 录

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总序·····	黄祖民(1)
在冷静的叙述之后(序)·····	冰 马(1)

马 原

战争故事·····	(1)
-----------	-----

洪 峰

瀚海 ·····	(14)
----------	------

格 非

大年 ·····	(66)
----------	------

余 华

现实一种 ·····	(97)
------------	------

迟子建

无歌的憩园·····	(139)
------------	-------

姚 霏

老鼠和我的冷斋一梦·····	(150)
----------------	-------

李 晓

关于行规的闲话·····	(171)
--------------	-------

苏 童

你好,养蜂人 ·····	(203)
--------------	-------

刘以林

漫过黑地.....	(233)
方 方	
风景.....	(245)
叶兆言	
桃花源记.....	(309)
杨争光	
赌徒.....	(324)
池 莉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373)
刘震云	
塔铺.....	(388)
编后记.....	(414)

战争故事

马 原

闲 话

最近 35 年，中国或多或少地直接间接地介入了 4 次战争。战争是桩非同小可的事，尽管这许多战事对多数国民似乎关系不大。

说起来也许没人相信，今年只有 33 岁的姚亮，竟是全数国民中唯一卷入 4 次战争的男人。这事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毕竟他只有 33 岁；而且细心的读者肯定会知道，知姚亮者莫过于马原了。马原写关于姚亮的故事已经可以编成厚厚的一本书。马原竟也认为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作为老朋友，我知道姚亮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姚伯母沉默寡言但非常面慈，她喜欢我写的有关姚亮的故事。她说：“亮儿真是你写的那样，犹豫不决的，怯懦得像个女孩儿。”

每次我去，老人家都诚心诚意地招呼我，象待儿子一样待我，这些使我要讲眼下这个故事的时候颇多踌躇。然而对于姚亮来说，这是一种殊荣，一种至上的欢乐。想一想，全数国民，10 亿人呵！他显然不会以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伤脑筋；他太高兴了，竟以为独享未免自私，竟异想天开地把全部家中隐私讲给我。他的意思很明显，他和我相知极深，知道我不会放过任何有趣的素材不写。

姚伯母早就雪鬓，我以为她至少有 65 岁上下，这时我才知道她刚刚过了 50 大寿。天呐！她居然比我母亲小了整整 10 岁，而我已经叫了她 10 年伯母。

我也已居中年，不再是小伙子了。我知道早衰意味着什么。

何况个中因果我已经听姚亮讲过。我想不出，披露旧事对这个曾经有过青春的女人是否就是伤害。毕竟她和她的祖国一道介入这场战争的时候她只有 15 岁。

即使对我对姚亮这些人来说，15 岁也是过分地遥远了。那时她还是女孩子呵。

第一次战争

那个女孩子是个中学生，清津江是一条美丽的河。清津江沿岸已经满是弹坑了，她的黄布棉军帽也已经给弹片划出花絮。她只在卫生队里训练了一星期。她们一群 13 个女孩都迫不急待了。下连队！下连队！结果 13 个人只相识相聚一星期。

隔江就是美国佬。常常可以看到对岸公路上的汽车，汽车奔驰，满车钢盔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她的战壕算是第二道防线，在河堤上坡处。这里当然可以清楚看到第一道壕，那儿离对岸太近了。她的战士都是从那儿抬回来的，有的需要她包扎一下，也有的要动手术直接送往后方。另有些人比较省事，不用送也不用包扎，抬到她眼前的时候已经咽气了。

很有意思，即使在打得激烈的战场上，你随时可以找到朝鲜老乡。而且他们虽然羸弱到了极点，你却随时可以在他那里喝到水或吃到一点东西。如果需要抬担架的民夫，他们像是早就准备好一切，等着你去招呼。

他被送过来的时候，她正在掩体里瞌睡。一个白天里，她已经为 17 个伤员做过包扎处理，另外用石块埋了 4 个，她太累了。当时暮色刚刚来临，枪声已经变得零落。背他来的战士说他是被流弹击中的，伤在腹部，子弹好象还在肚子里没有出去，因为背后没有弹洞。

她知道自己没办法，她只能把他送到后方去。于是她找来老乡抬着，一路往指挥部驻地走。夜里阴天，路上跌跌撞撞，天快亮时她

和民工和他一起小憩了半小时。70 多里山路，她们走了 30 小时。到医院已经是第二天的深夜。

值班的卫生员是卫生队的同伴，大家叫她大扁担。她长得很高，其实也不过 17 岁。她问她，“你送来的这个叫什么？”

“不知道，我和他不太熟。”

大扁担撕下他胸章，胸章背后有他的名字。

“姚广和。他多带劲！真正的男子汉。”

她不好意思了。这个伤员骨骼粗大，满脸络腮胡须，的确非常漂亮。一路上，她竟没认真看一看他长得怎么样。

大扁担内行地翻了翻他的眼皮，说他大概不行了。“失血过多。可惜呵，多好的男人。”

这个夜晚剩下的时间是两个女伴在交谈中度过的。下半夜没有送来新伤员。

“知道吗？黄毛已经牺牲了？”

“还有单眼皮儿。你有其他人的消息吗？”

“没有。哎，你有男人吗？”

她的脸一下涨红了，用力摇头否定。大扁担用老于世故的目光审视她，她愈发脸红了。

“你骗了我，我是老经验了。”

她只好吞吞吐吐地供认，有个战士曾经像疯子一样抱住她亲嘴，后来那战士被炸死了。她没有告诉大扁担，每次到战地，那些小伙子们的目光恨不得撕掉她的衣服，活吃了她。那种话一说出口，大扁担肯定笑她自作多情。

不过她想错了。大扁担说她不该骂那个抱她亲她的战士。“他们是多好的小伙子呵，我从心里喜欢他们。”

“可是他要干什么呀？我心太慌了。”

“他们喜欢我们，爱我们，然后他们又上战场了，他们随时可能死的。”

“我知道，可是我……”

“我在医院里这种事见多了。有时他会趁你在为他换药，把手插到你两条腿中间。既然那样会使他感到慰藉，又有什么不好呢？他的腿已经断了，他再也不会站起来走路了。”

“可是他们要求你干那种事呢？”

“常常有人要那样的。特别是伤好了快归队的，他们都那么急切。我想，也许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了。他们都是些不错的男人，不然不会负伤流血。”

“可是，你不怕因此怀孩子么？”

“干嘛要怕？仗打得太凶了，谁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战争结束呢。生上一两个孩子，实实在在做一次女人，有什么不好？可是我要那些好样的，负过伤的。我顶看不上机关里的小姑娘跟当官的调情。什么时候哇，前线那么多人在流血。我没有一个当官的。”

“可是……我，可是……”

“可是是什么呀？别傻了，不像你想的那么可怕，真的。”大扁担诡秘地笑了，“很好呢真的，可好了。我不骗你。你呀——”

她后来听说那个姚广和死了。再后来大扁担也上了前线，也牺牲了；也许她终于没能实实在在地做上一次女人。

很难说是否她的命运就好些。

她一直在那个连队，一直在第二道战壕里包扎每天不断的伤员。这个连队死伤过半，不久前从后方调来两个排补充兵员。这新来的兵占了大半，伤员中有更多她不熟悉的人了。

仍然没有一个男人。倒是那些男人不再那么粗鲁了，目光照旧如火，可是没有哪个胆大的来抱她亲她。很难说大扁担的话使她开了窍，很难说她甚至有所期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个她中意的小伙子要对她干点什么——她想她大概不会拚命拒绝。

于是有一天夜里，一个冒冒失失的英国兵开着汽车误闯到我方营地，到底怎么搞的他也稀里糊涂。他发现时已经被十几个中国

志愿军包围，同时打瘪了那卡车的全部 10 只轮胎。他垂头丧气，举着手走下车。他是个 19 岁的大学生，黄头发，褐色眼睛，刚刚服役到第四个月就做了倒霉的俘虏。他是非武装人员，没带枪或其它武器。她就分不清美国人和英国人。

估计因为这个小插曲的缘故，第二天整个白天战斗非常激烈。需要把俘虏撤下去，但是没有多余的武装人员，她被连长指派了，连长将自己的驳壳枪给她，教她如何击发，直到她闭了眼睛放空一枪时才放她往回去。那是这天中午。“别怕，他腿受伤了，跑不了，如果他要跑就开枪，往腿上打。我们把他的手从背后绑住，他不能伤害你。”

她就这样押着他上路了。连长说别怕，这话完全没必要说。她每天见到那么多死伤，她要是怕还活得下去吗？

他一跛一跛，走得很慢很吃力。她不催促他，跟在他后面。她看到他小腿肚上的弹洞，也看到勒进手腕里的军用背带绳。她有把握他不会跑，也跑不了。他一副沮丧气，看来对枪战爆炸都没有兴趣。女人判断凭直觉，女人的直觉总是不错的。

她决定松开绑紧他手腕的绳子。这样他走起来两臂可以自由摆动，他肯定要舒服得多。他个子很高，走路姿态散散漫漫。

他们中午动身，到了晚上也不过走了 30 里上下。她决定吃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下。她把自带的炒米分他一些，他用舌尖舔起一粒嚼了嚼，之后兴致很好地很快吃光。她看他自己找水掬了满捧痛饮，然后吹起口哨。她想打个盹儿，放心地闭上眼。她听到他走过来了。

他先是象猫一样舔她的额头，然后是两只不想睁开的眼睛，鼻子，面颊，耳朵，脖子。她实在不想睁眼，可是身子整个绷得紧紧的；在他的嘴唇贴上她的嘴唇一段时间后，她不自觉地放松了，浑身瘫软。

她任他从容地解开衣服，她想他一定可怕地粗暴，然而他竟是

令人吃惊地温柔。他是只馋猫，他几乎舔遍了她每一平方米皮肤。那个星光皎好的无风夜，是她一生唯一一次做女人的全部时间和经验。他只奸污她一次，后来她在大扁担工作过的战地医院生了个儿子。

他被送指挥部俘虏营。她在那以后再没打听他的下落。也许在战后交换俘虏时他回到英伦三岛了。谁知道呢？姚亮不像他，姚亮完全是个普通的中国男孩子。

怎么说呢？这也算卷入？第一次原谅他。这个姚亮倒真有点幽默。也真有点厚脸皮。

第二次战争

姚亮无论如何不让我把这事告诉卓嘎。可是卓嘎像探到了风声，缠住我要讲姚亮的父母亲。后来我们达成协议，每人讲一个有关的故事。

我听故事喜欢轻松的，像卓嘎那样讲着讲着就哭起来，真叫人受不了。其实那也许就是她的生父，可是干嘛要讲叫自己伤心的事呢？

“不是我阿爸，真不是。我阿爸你不是见过吗？”

“可你哭什么呀？”我不问这个。

“你是个石头心肠的汉人。”

如果这个故事由我来讲，我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我决不会先讲达赖喇嘛。这故事其实跟达赖喇嘛没什么关系。他要带人出去，他有他的考虑；正如他现在又派人回来谈判，也许什么时候他会回来。讲故事不要这样的背景。

这次叛乱充其量也只能算一次局部战争，一场规模不大的国内战乱。当时动了武器也动了军队，但总没造成大规模流血。桑顿活佛没有拿过枪，当然不能算是参战。

桑顿草原只有这一座寺庙，桑顿寺在西藏众多的寺庙中大概

要算较大的一个，其中包括主持和各种杂务喇嘛，共有 28 个。桑顿活佛当时只有 31 岁。

局势有些混乱，来自外面各种传说搅得人心惶惶：牧民们都到寺庙里来找桑顿活佛希望他能替大家拿主意。其实连活佛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桑顿活佛是本地人，土生土长，自幼进寺庙诵经侍佛。他的母亲也住在附近，有自己一个不大的庄园。

（我突然意识到不能再这样讲下去，这些都不是我所关注的。更重要的，虚构我所不熟悉的佛事，恐怕免不了破绽百出。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我不想出自己的洋相。）

长话短说。上边派贡觉活佛来到桑顿寺，主要的意思是要牧民们组织起武装队伍，和桑顿寺一起搬迁到远方去。当时贡觉活佛没有明确说明，所谓远方就是印度。

桑顿活佛不明白，这里的牧民和牲畜世代在桑顿草原生息繁衍，有什么必要搞这样大规模的迁徙？桑顿草原尽管面积不算很大，可这里水丰草肥，牧民生活非常富足。他对贡觉活佛讲了，这里的牧民们不想走；他本来以为贡觉会发脾气。贡觉活佛没有发脾气，他只是提出，如果牧民不走，只好桑顿寺独自迁徙，他说这是达赖喇嘛的意思。

桑顿活佛想不通，桑顿寺是桑顿草原的牧民们的，搬走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后他才明白——贡觉活佛的所谓搬迁，是要把寺庙里的经典、佛像、唐嘎布画和其它有价值的东西全部弄走。用贡觉活佛的话说，是不能留给共产党汉人。贡觉活佛对众喇嘛是否一同迁徙并不过问。这使得喇嘛众人心里很不好过。

桑顿活佛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达赖喇嘛没有带信来。这事关系重大，当不得儿戏。他决定不让贡觉活佛带走庙里一样东西，一样也不能让他带走结果可想而知，执行的那天早晨，桑顿活佛的母亲早就来到执行场地。她跪在草原上，两眼发直，嘴里语无伦次地